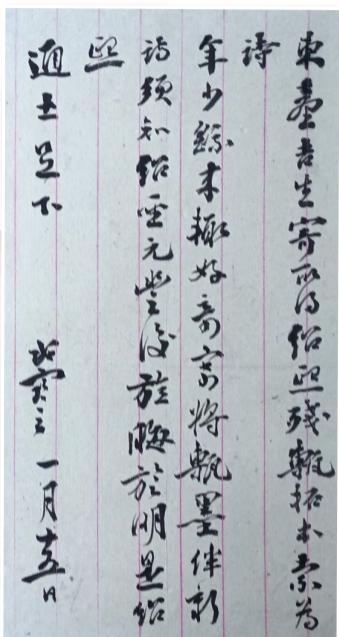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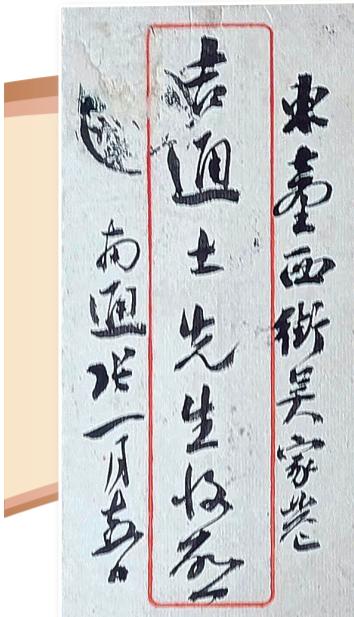




张謇诗题绍熙砖

◎赵鹏

张謇致吉荣泰书札的信封



张謇寄赠吉荣泰的诗笺

张謇有一首题作《为吉生咏绍熙砖》的诗,其诗云:“年少繇来辄好奇,寄将砖墨伴新诗。须知绍圣熙宁后,旋晦旋明是绍熙。”诗题中的这个吉生,就是东台学者吉城的儿子吉荣泰(通士)。张謇与吉城谊近师友,而吉荣泰比张謇要小36岁,更属晚辈,宜乎张謇称之为“吉生”。这诗所题的“绍熙砖”,指的是吉荣泰收藏的南宋绍熙纪年残砖。

张謇题砖的诗收录于《张季子九录·诗录》卷七,按照《九录》的编次,这一卷里所收的诗都应该创作于民国八年至十年间。后出的《张謇全集》,则以此为依据,将这首诗编排在民国十年底。现在细加追索,就觉得这个时间有些问题,在此稍稍展开一说。

按吉荣泰得到绍熙残砖后,似乎曾请多人题咏,如郑孝胥《海藏楼诗集》就收有题作《东台吉通士求题绍熙残砖》的诗,不妨附抄于下:

历劫砖残赵家地,入手摩挲绍熙字。颓垣废井万斜阳,吉君锦囊作珍秘。绍熙明昌各一天,可怜绍熙才五年。孝宗庙号信无愧,可惜

生儿非象贤。阳武崩堤河一变,南派入淮彼曾见(自注:绍熙五年,河决阳武,从此南流,不能复塞。吉君云得此砖于合肥)。鹅湖鹿洞莫纷争,坐美徐君堪断砚(自注:张艺堂得徐君古砖,制以为砚,钱竹汀铭之)。

查看《郑孝胥日记》,则知他的这首诗写于民国六年农历六月初三日(7月21日)。吉荣泰英年早逝,其去世后,吉城有题为《石翁翁索观绍熙砖册怆题二绝》的诗,自注“题诗,张謇老最先”。由此可见,张謇的题诗要早于郑孝胥,也就是说,肯定要在民国六年农历六月以前。

近日有幸结识东台的吉家林先生,蒙他见示张謇寄赠其祖父诗笺的图片,并承告此诗作于民国六年。按诗笺署时款为“一月十五日”,这个时间早于郑孝胥所题,因此可以确信。看诗笺,原来的诗题是《东台吉生寄所得绍熙残砖拓本索为诗》,这个题目记叙题诗的缘由很是清楚,只是收入《九录》时被简化了。

张謇的题诗,后两句有点难看得懂,而第三句“须知绍圣熙宁后”,

诗笺还别作“须知绍圣元丰后”,则更不知何谓。“绍圣”和“熙宁”分别是北宋哲宗赵煦和神宗赵顼的年号,神宗在前而哲宗在后,“元丰”也是哲宗的年号,“绍熙”却是南宋光宗赵惇的年号,这几个皇帝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相关的东西可以联系。猜想张謇是着眼于砖上的“绍熙”年号,联想到北宋哲宗和神宗的年号里各有一字与之相同,由此生发感慨。因为哲宗在位十五年,神宗在位十八年,而光宗却只有短短的五年,故说他是“旋晦旋明”,犹如昙花一现。至于诗笺的“元丰”,可能是张謇只记着要说神宗的年号,才误把“熙宁”写成“元丰”的。元丰年号里没有与绍熙重复的字,所以诗意转晦,更不好猜测。这诗收到《九录》时,应是经过了改正,至于这改正者,看来也只有张謇自己。

本诗的前两句,意思很清楚,是说吉荣泰年少而好奇心强,寄绍熙残砖拓本及自己的诗作来请题。这个绍熙砖的拓本如今仍可一见,只是所附吉荣泰的诗作却无从觅读了。



牛车水

◎程太和

过去,农田排灌以水车为主。水车有脚踏水车、畜力水车和风车三种,简称“三车”。苏中地区的畜力水车基本上以牛车为主。

20世纪60年代末,海安东乡仍有少量的牛车。牛车有一个车篷,老远的地方就能望见。我外婆家住海安县丁所公社夏蒋六队,她家东头150米的地方就有一个车篷。小时候去外婆家,我就喜欢到车篷那边玩。车篷北边50米处是我的干兄弟家,东边是丁所到李堡的公路,公路东边是夏蒋六队队场。这个地方的位置,现在我还能准确地识别。畜力水车由车篷、车网、车轴、槽桶以及拂板、木虾连成的水斗链带等主要部件组成,全部是本地的杂树木料(以桑木为主)加工而成。车水时,车网上的木齿轮牵动水车地轴上齿轮,使水车拂板(起初的拂板是木质的,后来也有塑料的)拂板长二十三四厘米,宽十一二厘米,厚约五毫米)转动,将河里的水刮到槽桶里带上岸边的水渠里。槽桶约五米长,三十五六厘米宽。槽桶里拂板转动刮水有点像现在商场里滚动电梯转动的样子。冬天,水车不需要使用,就用桐油将车轴、槽桶、拂板、木虾涂油好,搁在生产队仓库的大梁上。

牛车水时,一般由一个老农随带着牛轭、牛罩铃、坑铣和修理水车的一些工具(用小木头削成的用于稳住拂板和木虾的车闩,及备用的拂板等)。随后牵着牛去车水,套上牛轭,戴上牛罩铃。牛在车篷里,沿着圆车盘,像推磨似的朝前跑着绕圈圈,一轮轮、一板板,河水就是靠木虾和拂板的传动提上岸的,这就是“牛车水”灌溉水稻田的步骤。一部车篷可负担30亩左右的水稻田。

我曾听外婆说,“牛车水”时,看牛的人是不能离开车篷的。你别看牛是牲畜,但牛很调皮,一旦人离开,它就会走得很慢,时间一长,甚至会停下来。虽然牛的眼睛被遮住了,但它能感觉到人在与不在,特别是人走到它屁股后面的时候,它就走得很快,人一离开它就自然地慢下来了。还有一种现象,就是一些老黄牛、老水牛与人一样,年龄大了,有前列腺炎,一进车篷就要放牛尿,或者跑不多长时间就要放尿,这时看牛的人就要在牛尿处铺上干燥的泥土,以防牛脚滑歪,不能动弹。

据县志记载,1971年,海安县尚有“三车”14842部,其中脚踏水车8696部、畜力水车(牛车)2507部、风车3639部。随着机电灌溉事业的快速发展,“三车”逐步被淘汰。现在还记得“牛车水”的人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。“牛车水”的时候,我们才过了抓泥巴的童年不久,印象也不算十分深刻。脚踏水车倒是见得不少,20世纪70年代初,我们生产队做“秧母”,都是用脚踏水车灌溉的,到了70年代中期,就全部改为电灌车口打水灌溉了。



丁祭

◎曹印毕 林举百

祭祀孔子规定于仲春、仲秋之上的丁日举行,故称丁祭。通州的丁祭用乐舞生是在光绪二十一年(1895)开始的。由于江苏学政龙芝生示意,八府、三州可择公费充裕者加用六佾的乐舞,地方士绅孙赞卿、范当世和知州汪树堂响应号召,筹划用费,依礼制办乐器、祭器、服装等件,由龙学台派来熟手到通指导,在贡(试)院内进行学习,其中以黄厚哉、陈子歧学得熟练。当年秋祭,即予实行,用舞生三十六人及全班执事乐生等参加祭礼,龙学台特于

是时按临通州考试,借以观礼,颇加赞许。就此一直执行下去。到兴办学校后,儒学里的讲书楼改为模范小学,陈子歧、顾若奎、王咏渔做教员,因王善吹管笛、喜昆曲,学生除体操唱歌外,教以乐章和舞艺,从此丁祭的乐舞生每多以学生充之,步伐整齐,舞技娴熟,歌声嘹亮,音乐合节,于是观者云集称盛一时。与祭的学生每晨赏包儿六只,中晚饭鸡肉六碗,放假四日,演习三天,实祭一昼夜。祭后每人分麻糕四两,胙肉半斤。光绪死后,溥仪登基,加

封孔子王位,改用八佾,计舞生六十四人。前期绸青衫已损,改用布制。主祭行三拜九叩首礼。辛亥后,祭法仍旧改用再拜礼。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,县长卢鸿钧改穿祭天服,行四拜礼。帝制取消,主祭穿蓝袍、黑褂,恢复三拜九叩首礼。至1927年秋祭为止,以后祀孔即废。沦陷后敌伪时期忽又死灰复燃,再行丁祭,黄厚哉已老态龙钟,被征服役,复练乐舞。主祭穿洪宪时的祭天服,行三拜九叩首礼。如此者四年以后始停。